

从庾信仕进与归隐间的徘徊论其人格的矛盾性

张苏榕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庾信后期的情感、思想与行为充满了矛盾,为寻求心灵的宁静,庾信从入北始到晚年一直存有归隐之念,然而他欲隐还仕,徘徊于仕隐出处之间。庾信后期道德崇奉与现实行为的矛盾相悖状态体现了他矛盾分裂的人格特点。

关键词:庾信;仕进;归隐;矛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1-0040-03

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庾信受梁元帝遣使西魏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庾信遂出仕北朝。家国俱亡、身仕敌国的特殊经历使羁旅中的庾信陷于难与人言的精神痛苦。为寻求精神解脱,他一直存有远离尘嚣、归隐田园的避世之念,后期创作了许多表示归隐意愿的诗文。但正如他一方面对自己作贰臣愧悔不已,不断自我谴责,另一方面又对北朝的礼遇感恩戴德,他欲隐还仕,甚至多次以各种方式求官,既思慕荣仕又想远离尘嚣;既耻于仕北又难安于隐,表现出矛盾、分裂的人格特点。本文试就庾信在仕进与归隐间的去就徘徊来观照庾信的矛盾人格特质,从而探悉其后期生命悲剧的深层原因。

一、羁旅人生中的仕隐矛盾

1. 归隐愿望真实、强烈的最初十年

庾信入北的最初十年间是其处境最困难、内心最痛苦的阶段,也是其隐居避世愿望最强烈的时期。庾信入北最初几年并非如《北史》所言“高官美宦,有踰旧国”,而是“三年囚于别馆”的生活^[1]。他的身份随着梁朝与西魏两国关系的变化而由使臣沦为质囚,继而为降臣。家国俱亡的痛苦经历使庾信深切地体会到命运的无常,失节仕敌让他陷入难堪境地。老庄超脱思想正好与此时庾信的内心需求相吻合。在老庄思想生死、穷达、祸福如一的齐物观的指导下,庾信努力从自责、愧悔、自我贬低、精神萎顿的状态中走出来,寻

求心灵的平衡。实践老庄思想最经典的生活方式是归隐,远离尘世纷扰的归隐能让他激荡的内心走向平静。因此,庾信产生了强烈的归隐之念。《竹杖赋》作于此时,它沿用赋宾客回答的惯技,杜撰了一个故事:桓温闻说楚丘先生来诣门下,便以楚丘先生年老德高为理由,要馈赠一珍贵手杖供他养老扶危,楚丘先生则以滔滔的辩词委婉谢绝。显然作者是以桓温指代周文帝宇文泰,以楚丘先生自喻,珍贵的手杖则隐喻官爵。赋的结尾楚丘先生歌道:“秋葵促节,白藿同心。终堪荷筱,自足驱禽。一传大夏,空成邓林。”庾信以此表明自己归隐不仕的决心。同作于此阶段的还有《小园赋》。清人倪璠说:“《小园赋》者,伤其屈体魏、周,愿为隐居而不可得也”(倪璠《庾子山集注·注释彙集题辞》)。赋中“况乃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说明出仕北朝并非出于心愿,何况最初西魏授予的使持节、扶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等官爵不过是冗官虚衔。表面上颇受礼遇,实际上生活潦倒、困顿。《小园赋》中“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真实地反映了他遭逢命运的颠簸后内心的凄切悲郁。因此他在赋中充满感情地描绘小园给他的避世生活:“一寸二寸之鱼,三杆两杆之竹。云气荫于丛著,金精养于秋菊。”他满足于小园的寂寥、幽僻,感到找到了逃避痛苦、尴尬的世外桃源。庾信这十年间创作的其它诗作有许多也都流露远离世俗烦恼的隐居

收稿日期:2009-07-09

作者简介:张苏榕(1962-),女,江苏盐城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心愿。《奉报穷秋寄隐士》“空枉平原骑,来过仲蔚庐”自比隐士张仲蔚;《就蒲州使君乞酒》“愿持河朔饮,分劝东陵侯”自比隐士东陵侯。《奉答赐酒鹅》:“今朝一壶酒,实是胜千金。负恩无以谢,惟知就竹林”;《奉报赵王惠酒》中说:“梁王修竹园,冠盖风尘喧。行人忽枉道,直进桃花源”。以陶渊明之桃源、嵇康之竹林代指自己的住所,表明他自认是隐居避世之人。即使在被北周政府选为麟趾殿刊校经籍之后,诗人仍然有“连云虽有阁,终欲想江湖”(《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表达仕隐之间宁选归隐的诗句。

2. 不甘于隐居,意在求官的“建德”时期

随着时光的流逝,庾信表达遁隐愿望的诗文逐渐减少,仕进之心则开始升腾,求官诗文也随之出现。这类诗文主要集中在入北18年后的建德年间,此时正值周武帝在位,北周进入鼎盛时期。据《周书·武帝纪》载:“(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周武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庾信奉诏写了《奉和法筵应诏》一诗。诗中有“羈臣从散木,何以预中天”。自称一不才之木,不知如何才能有得预“中天”之资,想得到武帝重视的用心很明显了。据《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公元574年)秋七月己酉,“卫王直在京师举兵反,败走。京师连雨三旬,是日霁。”庾信奉诏咏雨晴,写下《喜晴应诏敕自疏韵》。诗中除了对武帝的歌颂外,庾信以“山藪欣藏疾,幽栖得无闷”诗句自称欣喜于幽居山林,委婉地表明自己不如意的处境和希望得到武帝重视的意思。建德四年(575年)庾信终于获任实职,出任司宪中大夫,作《正旦上司宪府》以表达欣然心情。诗云:“孟门久走路,扶摇忽上抟。栖鸟还得府,弃马复归栏。荣华名义重,虚薄报恩难。枚乘还起疾,贡禹遂弹冠”。后庾信历任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宦途渐通达。但是,庾信宦途通达后依然还会在诗文中表达做隐士的想法。《任洛州酬薛文学见赠别》“白石仙人芋,青林隐士松”既是写景,也是写自己高尚归隐之志。《和乐仪同苦热》:“寂寥人事屏,还得隐墙东”表示的是虽仕犹隐的心情。

庾信于建德年间创作了一组“隐居”诗,但与人北初期描写田园给他带来宁静、欣慰不同,这组诗则给人一种凄凉之感。《幽居值春》、《寒园即目》《卧疾穷愁》《归田》等诗中,半断桥、崩塌堤岸,短歌细笛、低声古琴等意象都传递出衰败、孤

寂、凄凉意绪。末句都坦陈不遇的伤感和求官的意愿:“长门一纸赋,何处觅黄金”(《幽居值春》)、“岂知长抱膝,徒为《梁父吟》”(《卧疾穷愁》)、“直置风云惨,弥怜心事乖”(《山斋》)、“但得风云赏,何须人事论”(《望野》)、“今日张平子,翻为人所怜”(《归田》)、“更想东门外,群公别二疏”(《寒园即目》)、“但使相知厚,当能来结交”(《园庭》)。笔下的归隐生活没有陶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的惬意、“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的诗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的恬静、“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的愉悦,而是“雪花深数尺,冰床厚尺余”(《寒园即目》)的阴郁、“危虑风霜积,穷愁岁月侵”(《卧疾穷愁》)的焦虑、“苦李无人摘,秋瓜不值钱”的困窘。因此,这组“隐居”诗与其说是“隐居”诗,不如说是对仕途蹭蹬的委婉宣泄,是求官意愿的折射。

二、仕隐徘徊的生命悲剧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庾信其人既有避世之念又看重世俗荣利,理智和情感、理想追求和现实需要常难统一而不时交战,一方占了上风,但另一方又时时袭扰,体现出明显的矛盾性、游移性人格。而庾信人格的矛盾、游移源于其缺乏坚决的人生信念。

有学者在对庾信、杜甫作比较研究时指出庾信诗文境界不及杜甫的重要原因是儒家思想精神的体认和坚决不及杜甫。杜晓勤提出“说到底,他们之间精神境界最明显的差异,乃在于杜甫后期履践的是儒家‘仁民爱物’的真精神,且将之视为人性中自然应具的人格核心;而庾信所具有的,则是一种‘衣冠礼乐’之儒,是经术之儒,而对儒家‘仁’的精神体认不够”^[2];吴湘洲认为“庾信的节义观念更多的只是在观念上,杜甫则是把儒家的观念化为人格和行动”^[3]。同样,庾信对于道家思想精神也存在体认不深和不坚决问题。庾信在诗文中多出表明他把陶渊明当成心中企羡的偶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成为庾信笔下的理想境界。但是,陶渊明把田园当成他安身立命之所,是安顿灵魂的地方,在田园生活中真正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很少有农村的凋敝、农民的艰辛,人们感受到的是他归田后的无比愉悦和满足。陶渊明归隐后失去了做官

的俸禄,生活经常很拮据,有时甚至要外出乞食。但即使生活如此贫困,也未能抵消他精神上的欣然,动摇他隐居的决心。庾信虽然经常自谓视富贵如浮云,如《哀江南赋》说自己“本不达于危行,又无情于禄仕。”《小园赋》宣称:“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试偃息于茂林,乃久羨于抽簪”等等,但事实上,他并不具备抵御世俗物欲荣利诱惑的精神力量。不否认在观念上他仰慕陶渊明鄙弃功名的高洁人格,但是,正如陈信凌在《庾信“乡关之思”新论—兼谈庾信的人格评价》一文中所指出庾信“把乡关之思作为自己以梁朝旧人仕奉魏周的一种补偿,来维系心理的平衡”^[4],庾信也只是把归隐作为麻醉自己、减轻痛苦的药方,用来消解心灵的重压。当身处官场时,不能否认庾信时时闪出归隐的念头,但一旦真的处于类似归隐的状态,他既无法感受到陶渊明的找到理想生活方式后的欣喜,也无法做到陶渊明那样的安于贫穷,而是一再叹苦诉穷,哀愁不已。《幽居值春》、《寒园即目》等“隐居”诗即可证明。这说明庾信并不是在深层心理上认同归隐的生活方式,田园不是庾信真正向往的精神

原乡,无法成为他抵御世俗物欲荣利诱惑的精神堡垒。陶渊明的归隐践行了道家追求心灵自由和与自然交融的真精神,因而能将最平凡的生存方式升华为审美的生命体验。而尽管庾信再三在诗文中表明归隐的意愿,在现实中也尝试过隐居生活,但并不能执守道家淡泊无欲的价值观。他一生真正无法忘怀的是仕途、官位。在南朝他热衷仕进,入北后初期人生的惨痛巨变压制了对世俗荣利的欲求。但当最初的心灵震撼逐渐变成沉潜于心灵深处的隐痛,加上北周英主武帝礼遇并重南来文士,他的仕进热情则重新涌起,因此就有了建德年间的频频求官。而一个把禄利看得很重的人如何触摸到道家的真精神?

总之,庾信的思想特点是,于君子固穷的儒者气节和“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陶渊明《咏贫士》)的道家信念都有所仰慕而不够坚定。没有坚执的人生信念,他只能陷入游移不定的人格矛盾中,正是这种人格的矛盾最终导致他终其后半生屈节仕敌,又始终于内心自遣自责、无法安宁的生命悲剧。

参考文献:

- [1] 鲁同群. 庾信传论[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29.
- [2] 杜晓勤. 庾信、杜甫诗歌集大成之比较[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37-42.
- [3] 吴湘洲. 庾信杜甫老成境界之比较[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58-64.
- [4] 陈信凌. 庾信“乡关之思”新论—兼谈庾信的人格评价[J]. 南昌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113-115.

A Discourse between Yuxin's being an Official and Living in Seclusion

ZHANG Su-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ar part, Yuxin's feelings, celebrations and actions are full of contradictories. To seek the peace of the heart, Yuxin always has the idea of living in seclusion since he was in the north. But he also wants to secure an official position. His contradictory, between adoring morality and real acts in the late years of his life, reflects his fingerprints of conflicting division in personality lies in the two desires.

Keywords: Yuxin; secure an official position; live in seclusion; contradictory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一)